

竹中人與十八尖山

張福春

序曲

台灣這美麗的高山島嶼，其脊梁山脈縱列著五大山脈，位居島嶼中北部的雪山山脈，於進入新竹縣境時，稜脈續分為十二分支稜，其中檜山西稜沿新竹縣五峰鄉與苗栗縣泰安鄉交界，西行鹿場大山轉正北到鵝公髻山(海拔一五七九公尺)，再分成東北稜與西北稜，東北稜的這支到五指山轉正北，到樹杞林山轉西北一直迤邐到印斗山(海拔一一五公尺)為止，共有三十座山頭，先後穿越五峰、竹東、北埔、寶山等鄉鎮緩降到新竹市區，於最北邊以十八尖山伸向市郊台地。十八尖山主峰高一三〇公尺，以東西橫立十八個山尖而得名，原本「榛莽猖狂，雜林蔽天」(林柏燕校友文)，直到公元一九二六年(日據大正十五年)四月二日，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遷校於此山麓，一九二七年(日據昭和二年)新竹地方官民共同規畫在此闢建森林公園，並沿山稜線建盤山公路¹，新竹州(今桃竹苗地區)的菁英學子會聚於此，原本荒郊野外乃注入盎然生意，山與人的對話，交織出十八尖山的另一種意象。

63

絃歌迴蕩東山

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創立於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四月一日，是在同年二月日本政府修訂公布新教育令之後，依據台灣總督府示第五一號令准予設立，四月初招生，四月下旬在新竹第一公學校(當時的孔廟所在，現中興百貨公司位址)舉行開校暨第一屆入學典禮。上課一學期後，十一月初才遷入新竹市錦町的新建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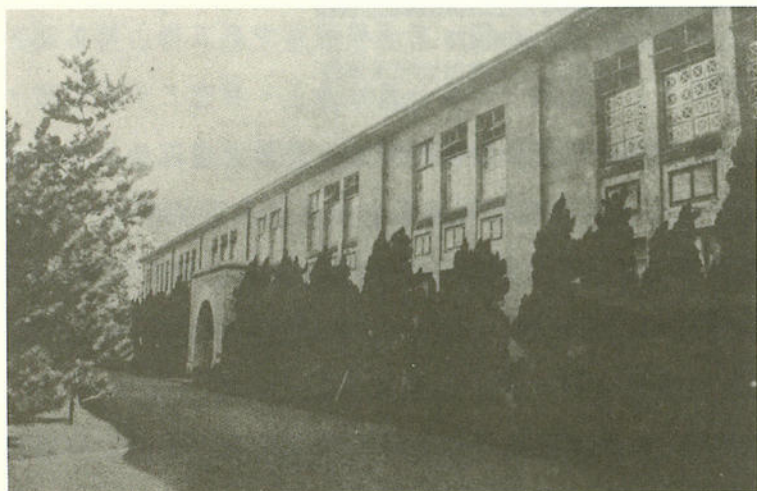
1 《台灣地名辭書卷十八：新竹市》頁75。

舍一新竹街字東門外一號（現新竹女中校址），開始僅三間教室，以後逐年增建教室，經過四年，為讓校舍予新設立的新竹高等女學校，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再度遷校至新竹市赤土崎十八尖山山麓（圖一），開始只有一棟二層樓的校舍（圖二），隨後第二棟校舍、武德場（習稱武道館）（圖三）及寄宿舍（圖四）陸續完工啓用。遷校初期的校園環境，在東方白所著長篇小說《浪淘沙》一書中如此描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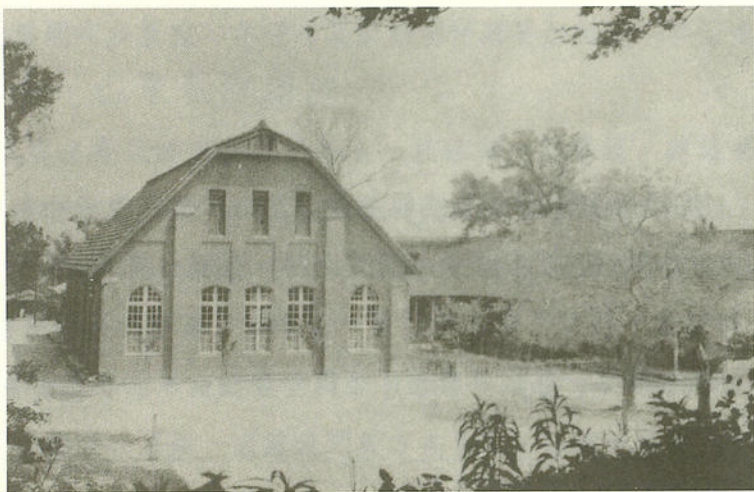
『到「新竹中學」報到的這一天，江東蘭提了一箱衣服和一箱書，告別了江龍志和江夫人，搭了火車來到新竹，下了新竹火車站，便往「新竹中學」一路走去。這「新竹中學」剛建了沒幾年，地點是在十八尖山的山腳下，離新竹有一小時的路程，因為



圖一：矗立十八尖山麓的新竹中學校



圖二：遷校東山的第一棟校舍



圖三：新竹中學武德場（武道館）



圖四：日治時期「寄宿舍」

距離城市太遠了，沒大路可通，所以臨時在水田中間鋪了一條石子路，東蘭便沿著這筆直的石子路，在漫無邊際的水田之中行走，走了快半小時，那莊嚴新蓋的中學校舍便在山下的一堆松樹與槐木之間出現了，立時，在東蘭的心中升起了一個念頭，這

麼寧靜，這麼遠離市郊，這是個孤居讀書的好地方。他加緊步伐，對著那校舍走去。

進得了中學的校門，便見到校園一片剛種下不久的木麻黃、小松、茄冬和榕樹，因為學校還沒開學，整個校園靜悄悄地，只聽見一兩隻秋蟬的幽鳴。東蘭正不知如何是好，卻見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校工，提著一只掃落葉的竹掃把，往這方向走來，……只禮貌地向那校工點頭表示感謝，便開步往那校長宿舍的方向走去。」

按了校長宿舍的門鈴，等了相當有一會兒，才聽見有個男人穿日本木屐出來開門，門開了，東蘭便看見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日本人立在門裡，這人瘦骨嶙峋，皮膚黝黑，又穿著一襲家居的和服，突然叫東蘭聯想起「枯藤、老樹、昏鴉」的句子來，倒是他的一雙眼睛炯炯有光，又加上一臉書生的氣息，使東蘭立刻意識到這便是校長本人了，於是趨前禮貌地問道：「鬼木校長先生？」

鬼木校長微微地點頭，倒也沒有一般日本人驕傲之態……」²

書中主人翁江東蘭一走進新竹中學，就迷上這寧靜的校園，沈潛化育於十八尖山麓，一待就是十七年，直到戰爭結束。他，正是當時新竹中學唯一台籍教師張棟蘭的化身，而書中「鬼木先生」正是竹中創校首任校長大木俊九郎（圖五）的化

2 《浪淘沙》頁626-627，東方白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刷。

身。大木俊九郎先生在竹中首屆畢業生劉肇芳老校友的印象中，是位嚴格的校長，劉老校友在畢業逾一甲子後一次接受學弟的訪談中提到：『大木校長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那時候，只有三十五、六歲，是一個做事積極、充



圖五：創校首任校長大木俊九郎先生及遷校首棟校舍

滿幹勁的師長，帶有一點軍國主義的作風。他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卻又非常照顧學生。他為人剛正忠直、不偏不倚，因此，學生雖然有台籍、日籍的不同，但是校長從來不曾對台籍學生有所歧視，所以師生之間和同學彼此之間也就相處得十分融洽了。

每天朝會，校長總是在升旗台上諄諄訓勉我們修身養性和為人處世的道理；教我們立身要「誠」、心智要「慧」、體魄要「健」、意志要「毅」；又教導我們「君父師恩不可忘」，要感謝天皇之恩、父母養育之恩和師長教導之恩。此外，校長又親自教授修身、體操、劍道三科課程，這也是各年級必修的課程，他特別重視精神修養，並以具體的實踐功夫做全體學生的榜樣，每年寒冬的清晨親自帶我們全體同學在武道館前靜坐養氣，然後全神貫注的練劍。這些都使我們對心性的涵養功夫有深刻的體會並對我們以後踏入社會、開展事業有極深的影響。』³

州立新竹中學校創校時，原任台灣公立實業學校教師的大木俊九郎遞補為新竹中學的教師兼校長，於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四月八日抵達新竹中學就任，翌年四月即制定涵蓋新竹中學教育理想之校歌四章十六節，委請東京音樂學校音樂權威信時潔教授作曲。舊制第五回畢業校友鄭翼宗曾將歌詞意譯如下：

一、把清晰的知慧 磨成明鏡啊
要追求那萬世 不朽的真理

3 新竹中學校友會刊第3期，頁27，〈訪學長話當年〉文。

從新竹欲滴的 永恆的翠綠

把不變的嬌翠 懷在心裡吧

二、把崇高的品德 琢成真玉啊

要指向那最高 至善的理想

向蒼天直上的 剛竹的竹幹

把直截的姿勢 留在心頭吧

三、把雄偉的身體 鍛成利劍啊

要鍊磨那百折 不撓的精氣

在大地成長的 根竹的竹節

把強韌的力氣 藏在心中吧

四、聽吧聽吧！校旗上光輝燦爛的三片竹葉在低聲歌唱。

明治的詔敕深深銘刻在心裡的健兒，真心誠意在胸懷高漲。

光復後第三屆校友陳如鶴（竹中教師）更節譯大意如下：

以明鏡般清澈的智慧
 追求萬世不朽的真理
 勤琢細磨情操與品德
 邁向崇高至善的理想
 修文練武養浩然之氣
 百折不撓致剛毅之質
 綠竹長青寒冬猶蒼翠
 心空節勁傲立疾風中

新竹中學校校歌

新竹中學校長大木俊九郎作歌
東京音樂學校教授信時潔作曲

カガミトス マサンサ ヤケキチエラ バ
 ンセイフ キウノシ ンリヲオヒ ツ ト
 キハノミード リシ タタルタケノ カ
 ハラヌイ ローヲナコ コロニソメテ

新竹中學校校歌

大木校長以德智體三育並進為學校教育信條，智育、體育委之學有專精的各科教師，校長本人則傾全力關注訓育工作，親自擔任所有修身課程（相當於公民課程），體育方面特別重視劍道與游泳，訂為各年級必修課程，校長本人以身作則，作精神上之示範與獎勵。在他退休後自述：

『猶記得每年寒冬練劍，天色未明時路經東山街兩旁木麻黃黑影幢幢的石子路，偶遭寒風斜雨淋得褲襪盡濕，全員曲膝排坐在武道館兩邊窗口下，傾聽風聲雨聲，如今令人無限懷念。』⁴

劉肇芳老學長在訪談中詳述其親身體驗：

『學校非常重視各方面均衡的發展，因此要求德智體三育並進，修身、劍道和體育、軍訓，都是必修的課程，尤其修身和劍道由校長大木先生親自教導，而且要求非常嚴格。生活上採用軍事化的管理方式，看見師長必須立正敬禮，遇到學長也要在行進間敬禮，所謂學長制，就是學長可以管學弟，因為我是第一屆的，除了師長以外就是我們最大了，所以在新竹中學求學期間，我都是接受學弟敬禮。』

『校長指導修身和劍道講求心意的真誠和精神的專注，每天朝會時諄諄訓勉立身處世之道，教我們做人要誠實，待人要誠懇，總之，強調的就是一個「誠」字。其次，就是要培養智慧，在學習時要用心去思考，去融會貫通。再來，就是要鍛鍊強健的體魄。』

每年暑假過後新學期開始的時候，早上四節課上完了，下午就四個人坐一部台車，總共幾十部台車浩浩蕩蕩的向南寮進發，去接受臨海游泳訓練，本來像我在鄉下長大的小孩，到河邊只會手腳亂划（裝出狗爬式的樣子，一片哄笑聲），而自從那年接受訓練以後，我才真正學會游泳。長距離馬拉松賽跑從學校跑到香山忠烈祠（即現在新竹市立成德國中）也是每年都要跑的。一年級時從公學校起跑，二年級以後學校遷到新竹女中，就從東門城起跑，五年級時學校又遷到十八尖山下，就從東山街校門口起跑，前十名的同學，學校都會頒發獎品，我還跑過十名內領過獎的呢！因為我們鄉下人體力比較好，三年級的時候，參加校運三千公尺賽跑也得了第三名呢！至於軍事訓練，除了學校裡的軍事化管理以外，四年級以上要行軍到新豐大窩口，從學校出發經北門、頭前溪到湖口長安（當時叫做陸軍大路，也就是現在的一號公路），晚上就住在那兒接受一星期的軍事訓練。此外，四年級以上每年

4 竹中校友會刊第3期，頁29，大木俊九郎作〈回顧〉一文。

有一週要到台北第一聯隊實際體驗軍營生活，出操上基本教練之外，還到三張犁打靶哩！」⁵

《浪淘沙》書中描述江東蘭一張棟蘭老師的化身初到竹中任教的情形：

『每天早上八點學校便開始了，每天上課與放學之前都要在操場舉行十分鐘的朝會與晚會，因為學校遠離城市，所以五點之後，大部分老師與學生都離開學校，學校頓時空空如也，只剩下樹上的鳥聲與山上的晚風了。

晚飯之後，東蘭總愛散步一陣，算做第一次巡邏。他老愛沿著操場西邊那一列榕樹漫步，那操場上可以見到零落的幾個住宿學生在跑步或做體操。對面操場不遠有一條小溪，溪水潺潺地流著。那有鐵欄護著的木板路搭架在水田之中，向前延伸，最後沒入那新竹城邊新闢的公園，那公園長著茂密蓊鬱的樹林，美麗的落日就墜進那樹林之中，還從那參差的枝椏放出萬道黃金的光芒，那景色真是美極了，特別是天邊還留有幾朵白雲，一剎那之間，那白雲忽然化成一片彩色繽紛的晚霞，更叫東蘭沉醉了。』

『在這段日子裡，最叫他難忘的是七月的夏天，相思樹開花，滿山遍野，金黃一片，那顏色鮮艷得叫他睜不開眼睛；然後是九月的新竹風，捲起漫天的黃沙，連吹幾天而不衰歇，……』⁶

遷校初期的十八尖山山麓，仍保持濃烈的山野氣息，《浪淘沙》書中藉江東蘭老師巡夜時與一名住宿生的對話描寫出來：

「先生，你每天夜裡巡邏怕不怕？特別是沒有月亮或下雨的晚上，一個人單獨走到教室盡端那一帶地方，你不怕嗎？」

「怕？怕什麼？有什麼可怕的？」東蘭莫名其妙地說。

「你不知道嗎？先生，這學校是四年前才蓋的，從前學校這一帶都是墳墓，我們學校『自然館』裡的那些人骨標本，就是從這些墳墓裡揀起來的。」

東蘭沒有回答，只轉頭去望窗外，窗外一片樹林，一點也沒有墓地的跡象。

5 竹中校友會刊第3期，頁25.26 “訪學長話當年”。

6 《浪淘沙》，頁632-633。

那黃同學見東蘭不說話，便又開口繼續接下去說：

「就在教室盡頭的後林裡，還有不少留下來的墳墓，也有不少白骨，噢，一想起一個人要走進那後林裡，就叫人全身起雞皮疙瘩，聽說夜裡還有鬼火呢，特別是下雨之後的晚上。」

「真的嗎？真的那麼可怕嗎？我沒有走進那後林，所以我也不知道，不過我不相信那麼可怕。」

「啊！先生，你不知道，一些膽小鬼連白天都不敢走進那後林，所以我們一些高年級的學生就常常把那些低年級的學生抓到後林裡去嚇他們，他們都怕得屎尿直撒，你就知道他們怕不怕了，哈，哈，哈……」

東蘭見黃同學笑，他自己也跟著笑了。

此後，東蘭仍然毫不介意地巡邏學校的每個角落，即使是下雨之夜，他也叫阿清提著燈，走到教室的盡頭，照例把眼線放向正前方，只偶爾才不經意地偷望那後林一眼，那後林只是漆黑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⁷

竹中首位台籍教師張棟蘭先生是在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九月到任，在這之前一年十八尖山也經新竹地方官民規劃為森林公園，之後一年（昭和四年）於園內公路沿線置建三十三座高約一公尺的觀音石雕；一九三二年復於此建新竹州林業試驗所。⁸十八尖山逐漸開發。

新竹中學遷到十八尖山麓，校地廣達八甲餘，在毗鄰新竹商業職業學校現址的山腳下，闢有果樹園、蔬菜園，早期校友對此留有深刻的印象。⁹

『三年級的夏天，我寄宿學校之時，學校舉辦勞作服務。從學校的北面，到山上的斜坡地，開墾種植菜園，這是我們課程中的農業課目。在這個課目中，學校裡從日本岩手縣的小岩井農場，聘請了一位老師。他認真而又嚴格地教導我們如何使用鋤頭、鐮刀，以及肥料的配方、施肥的方法，與蔬菜種類的種植法等等，並要求我們實地的實習。那時實地實習的知識與經驗的啓示，也奠定我現在的事業基

7 《浪淘沙》，頁634。

8 《台灣地名辭書卷十八：新竹市》，頁76。

9 《新竹中學校創立二十周年紀念誌》，頁63。

礎。』

舊制十四回柿原朋之老校友在〈中學生時代的回憶〉一文中如是描述。

他又說：『我們學校後山的樹上，也有草菇，我和同學也經常上山去摘採。夏天蟬叫的聲音很大，當課餘休息之時，我和同學去捉來遊玩，其樂無盡。』¹⁰

舊制十六回永村昌尚老校友也有同樣美好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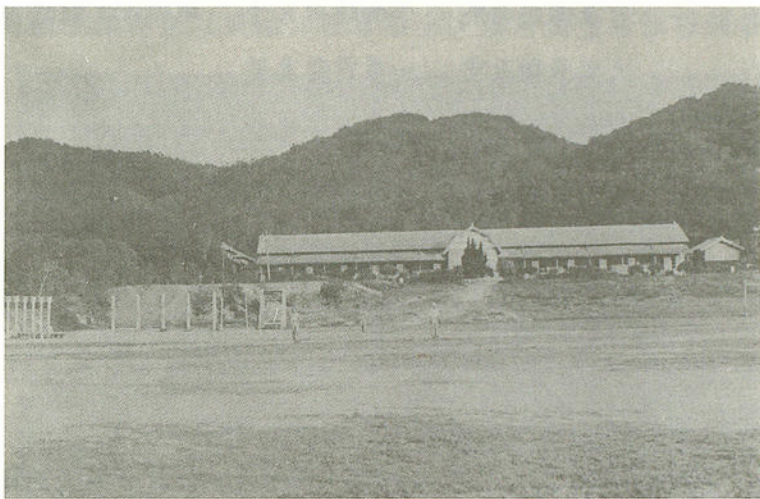
『不算高的山腹，長著碧綠青草，中午休息時，二、三好友躺在地上，……』¹¹

『當時家住遠地，以火車通學，為了趕上早課，清晨四點便得出家門。在尚無人跡的校內農園裡，摘食勞動服務種出的胡瓜蕃茄果腹；而今農園已不復見。原來相隔已有半世紀了。』

舊制十二回方壬癸老校友在〈灰色的回憶〉一文中，懷念中學時期的辛苦，不勝歎吁。¹²

日據時代就讀新竹中學者，很多是日本「內地人」子弟，「本島人」則以本籍地屬新竹州者居多，另有極少數來自台北、台中、高雄等州甚至韓國的學生，為此學校也蓋了一棟學生宿舍，時稱「學寮」，於遷校當年的九月竣工，背倚十八尖山，前臨學校大操場，周圍寬闊幽靜。（圖六）寄宿生晨昏作息於十八尖山之下，讀書運動，悠然自得。

課外運動屬學校體育教學內容之一，除每週



圖六：背倚十八尖山的「學寮」

10竹嶺十七期，頁16。

11《新竹中學校創立二十周年紀念誌》，頁129。

12竹嶺十七期，頁13。

一次的劍道、野球（棒球）等之外，「團體駟（驅）步」是另一項重點，夏天裡赤著上半身跑過十八尖山¹³，十八尖山成為竹中健兒最佳的鍛鍊場所，日據時期就稱這學校的後山為「東山」。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創校屆滿二十年，十月廿五日這一天，七百名竹中在校生隨著師長以及一千二百名畢業生中的代表，就在東山山麓舉行創立二十週年紀念慶典，而在此之前，已陸續展開多項慶祝活動，如設立「記念東山文庫」，發表第二校歌、闢建「記念庭園」等。第二校歌是由同年四月一日到任的松井實校長（第五任竹中校長）作詞，詠讚晨曦映照下的東山，竹中健兒齊聚修文練武，力行質實真摯剛健的校訓，承擔國家社會的歷史使命，昂揚前進，鵬程萬里。同年入學的第二十一回范秉肇校友曾將之意譯如下：

一、飄揚紫色彩雲	晨曦映照東山	質實剛健校風
誓願力行發揚	純淨學子英姿	
二、白浪湧向南寮	夕陽映射天邊	砥礪修文練武
大鵬飛翔天空	一展前程萬里	
三、開啓國家歷史	崇高無雙使命	莘莘竹中健兒
軒昂爭先肩負	指日即將達成	

同時進行學寮「寮歌」募集活動，自全部五十三篇應徵作品中選出一名正選及另三名佳作入選，這些作品均以東山懷抱下，朝夕研學修養的住校生涯來著墨，發抒竹中健兒的昂揚意氣。¹⁴

佳作作者之一的五年級學生乾宗次郎，一九四三年竹中畢業（舊制十七回），睽別母校半個世紀之後，於二〇〇〇年三月帶其子嗣回訪竹中校園，說明當年的上課教室及活動場所，令在旁陪同的筆者感動不已。

13《新竹中學校創立二十週年紀念誌》，頁67。

14《新竹中學校創立二十週年紀念誌》，頁38.39。

戰雲籠罩東山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治台的教育措施受到波及而起了變化。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四月，日人為施行修正後之中等學校令，且為適合戰時體制，將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之在學年限縮短為四年，並將課程簡化；教科用書原則上一律採用日本國定本。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三月，為配合戰時需要，動用三分之一以上之教學時間，從事操練與生產勞動，學生課業頗受影響。¹⁵

在新竹中學屆別屬日據舊制第二十一回的范秉肇老校友，是在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入學，受到中日戰爭及光復後學制改變雙重影響，於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夏天才高中畢業，成為新竹中學光復後第一屆高中畢業生，親身體驗到十八尖山山麓六年中學生活的動盪歲月。他們這一期留存在竹中的首頁紀錄是一張入學記念寫真（圖七），拍攝地點在竹中校園茂密的樹叢之前，三個班合計百餘名的新生排排坐（或站）在草階上，最前面坐著五位師長（含校長），背景處連接十八尖山（東山），東山成為竹中的後山。范老校友回憶說，三、四、五年級等高年級學生實彈打靶地點就在後山，他們一年級新生只有看的份。自十八尖山到現今水源地後面再延伸到現軍人公墓的山上也是打獵的地方，學生會以三面包抄一面留缺口的



圖七：舊制二十一回學生入學記念寫真

15《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學校教育篇》，頁298。

佈網方式抓野兔（圖八）。

范老校友唸中學一年級時遇上了新竹州下中等學校聯合演習，新竹中學為攻方，駐防於十八尖山的營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即演習第一天，以竹中校門口為攻擊發起線，衝過校門前的大水圳



圖八：十八尖山上獵野兔

（即汀甫圳）以後，各班排成橫隊，一波波衝向氣象台，大家都跑得下氣不接上氣，當晚回到學校營地宿營，派出低年級學生站衛兵，以防夜襲，當時山麓（現今自由車場所在）有墓，正好考驗佔衛兵學生的膽量。第二天拂曉攻擊，仍自學校駐地出發，兵分三、四路，經過東門國小，攻向目標東門城，與駐守東門城的守軍——新竹師範學生交鋒後，結束演習。

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在十八尖山森林公園內闢建坑道，包括軍民和以中學生為主的學徒兵都加入坑道工程，每一坑道由陸軍、海軍、學徒兵各二人共同挖掘。陸軍和海軍負責挖土，兩兩相互替換，學徒兵負責運泥土，還必須用樹枝覆蓋偽裝¹⁶。范秉肇校友回憶起二年級時也參加過這項工程，支援駐在校內的日本兵，他們三個班交替挖坑道，有一、二個坑道被打通了。他們二年級起還到湖口勞動服務，也到香山挖散兵壕，三年級疏散到附小，也到新庄子挖戰車壕。

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新竹中學四年級一百多名學生收到徵召令到苗栗通霄海邊挖戰壕，也練習搏擊「圓錐炸彈」，準備攻擊登陸的美軍戰車，一旦美軍登陸，每個人所挖戰壕即作為個人使用，因而大家都很賣力的挖，把洞挖的很深，晚上則集體宿營通霄國小。在即將有戰事來臨的氣氛下，台日籍同學

¹⁶《竹塹思想起老照片說故事3》，頁178，〈1945十八尖山戰備坑道檔案〉。

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當時美軍密集轟炸台灣，他們這一期的竹中學生又被調到新埔龍潭間之「銅鑼圈」，在茶園內作戰鬥訓練，預防美軍傘兵降落山區，攻擊在桃園龍潭的小機場；另抽二個小班前往「三洽水」當通信兵，接受無線電訓練。

日軍雖奮力苦撐，仍然難挽頹勢，日本天皇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透過廣播，發佈終止戰爭的詔書，十月廿五日中日雙方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台灣受降典禮，台灣光復。范秉肇同期一百多名學生兵重回學校時，氣氛不變，由過去日籍學生打台籍學生，變成台籍學生打日籍學生，日籍學生都不敢反抗，學校頗不安寧。范秉肇校友回憶當時混亂的情形：「有一名台灣籍的學生「曾根」，對這種校園亂象看不下去，有一天朝會之前跑到講台，說要打就今天算總帳，明天以後就不要再打了，結果只有一名最囂張的日本學生被拉出來痛毆，結束後日本老師見此情況還鼓掌，隔天學校就未再發生打架事件！」

戰後台籍學生繼續就讀到民國三十五年四月畢業，此即舊制二十一回畢業生，再配合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學制改革，他們在八月插班唸高中二年級，二年後於民國三十七年夏天畢業，成為光復後新竹中學第一屆畢業生。日籍學生則被遣送回日本，先是被安排到新竹商校，再隨家人到基隆搭船回國，到三十五年五月全部遣送完畢，因此都沒有機會參加畢業典禮。回日本後，他們要重新就學、考試，面對不一樣的環境，使他們很懷念在十八尖山下的學校生活，和在戰爭期間同學所建立的感情，促使他們於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在日本九州成立「相思樹會」，逐漸擴大會員納入台籍同學。一九九二年逢竹中創校七十周年，他們組團返校，一行十五人在後山圖書館前種植龍柏六株紀念，另贈送植樹代金，預約後校園新教室大樓落成後擴大植樹，再巡禮校園一週，重溫舊夢，並相約此後在台、日兩地交互訪問召開同學會，如是經過十年，二〇〇二年年年底母校八十週年校慶，廿一期「相思樹會」一行校友再度返校，贈送母校紀念碑一座設於操場西側，刻上校訓，永世傳承。時光飛馳，「相思樹會」的日籍成員從六十人遞減至四十餘名，台籍成員也從三十餘人減至近三十人，但他們融洽的同窗情誼，一掃日據皇民化教育所產生的台日歧視痕跡，而竹中當年以「學長制」掩護高年級生「說教」低

年級台籍生的陋習，也早已消失無蹤，創校大木校長宣示的「一視同仁」、「台日和睦相融」信念，在此有了良好的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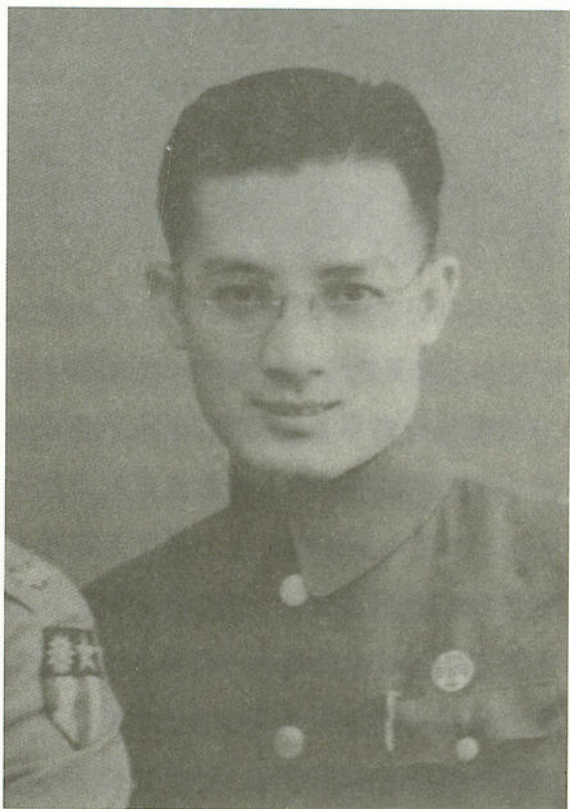
東山風雲際會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於同日正式開始運作，十一月一日派令辛志平接長原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於十二月十二日到任，改校名為「台灣省立新竹中學」。

辛志平校長係民國元年出生於廣東省羅定縣，民國二十三年自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系畢業，即應聘廣東防城縣立鄉村師範，擔任教育及文史課程教員，其後歷任贛南聯立鄉村師範教導主任、中山大學助教、中英庚款會辦黔江中學訓導主任、重慶市私立載英中學教務主任、魯蘇皖豫邊區學院講師兼註冊組主任等教職，抗戰末期，投身軍旅，

追隨湯恩伯將軍任機要秘書，參與戎機，直到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奉命赴上海接收，十月二十二日退伍，以三十五歲的盛年來台灣接長新竹中學（圖九），而且一待三十年，這一段歷程他如此自述：

『抗戰末期，筆者投筆從戎，勝利時服役上海，受降既竣，便請退伍。其時台灣光復，人手奇缺，乃決意來台服務，目的在將日人在台所施的殖民地教育，改變為我中華民國的教育。預計三年至五年，再行束裝還鄉，服務桑梓，豈意三十八



圖九：竹中歲月三十年，辛志平校長的青年照

年，大陸變色，有家歸不得，因此在竹中一待，便待了三十年。』¹⁷

“竹中三十年”文中寫出初到新竹中學的概況：

『我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來台，旋奉派接收新竹中學。該校原為新竹州立中學，接收後改為省立。規模並不大，約有學生七百餘人，日籍者約佔三分之二，省籍者僅三分之一，全是男生。在中日戰爭末期，該校學生均調戰地服務，構築防禦工事，學校停課。光復之初，校舍暫作軍營，將接收日人的軍火，堆置禮堂之內，幾經交涉，始逐步將校舍歸還，直至三十五年五月，日籍學生遣送完畢，我軍亦遷移，學校始漸上軌道。』

他看到的校園是：

『竹中的環境是優美的，它位於新竹市郊十八尖山的西麓，離市區約一公里，山上樹木蔥籠，亭台矗立，是學生課外遊息的好去處，彷彿竹中校園。』

光復初期，世局尚未穩定，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因取締私菸引發民眾衝突，導致煙販及民眾傷亡，二月二十八日群眾示威，事態擴大引發「二二八事件」。三月一日，騷動事件向全省蔓延，風聲傳到新竹，新竹市的廣大民眾自清晨起即自發的湧向新竹市政府，一些青年學生也積極參加了清算貪官污吏的民眾行列。當時在新竹中學唸高二的學生曾重郎，被選為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進而被推為台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以行動響應這項反貪污群眾運動。四十年後，他在《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七年三月號上發表一篇〈懷念竹中辛志平校長—紀念台灣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回顧那一段親身的經歷：

『參加暴動的民眾，掃蕩貪官污吏的住宅區（原日本殖民官員住宅區），把清查出來的整箱鈔票和衣物當眾焚燒，群情激憤，場面壯觀。我們新竹中學的幾位同學來到辛志平校長的宿舍，他的後面一棟住著教務主任羅富生（我的新竹中學先輩，客家人），後面另一棟住著訓導主任鄭某（名字忘了，大陸籍，是個基督教

¹⁷辛志平手撰〈竹中三十年〉首段。

徒)。當我們走進辛志平校長的會客室時，看到他臉色蒼白，一個人呆坐在那裡，他一改常態，脫掉中山裝，改穿西服，領帶繫向一邊歪斜著，他那驚恐狼狽的模樣，令我同情。我告訴他，我們是清算貪官污吏，你是教育家不必害怕，我們學生可以保護你。他知悉我們的來意，頓時感到放心，隨即叫躲在天篷上面的夫人和七歲的兒子下來。當時他的夫人在新竹女中執教。就在我們和辛志平校長談話的時候，突然槍聲大作，我們都迅速臥在宿舍院內的牆腳下。槍聲過後，從門縫往外看，看到一輛車上的憲兵隊員用機槍掃射暴動的民眾，釀成了新竹市的第一筆血債。這樣一來，暴動的民眾更加激怒了。因辛志平校長是大陸籍人，激怒的民眾很難分清誰是貪官污吏誰是無辜的教育家。因此，我和幾位同學商量，決定把辛志平校長一家三口轉至位於新竹中學校園內的學生寮（即學生宿舍）由學生保護。辛志平校長的七歲兒子由我們幾個同學輪流背著，於當天傍晚步行至新竹中學的學生宿舍，住在學校附近住宅區的不少大陸籍教師已先來到學生宿舍避難。我把住在宿舍的學生集中起來，向他們作了交代。我說，辛志平校長和教師是從事教育的，平時並未發現他們有貪污行為，我們這次暴動是清算國民黨的貪官污吏，他們是教育家，大家要保護他們。隨即我們幾位同學即告別辛志平校長離開了學生宿舍。在暴動中，學生是一支比較有組織的力量，我組織學生進駐市內的各警察派出所維持社會秩序。……

不料，三月八日風雲突變，國民黨自大陸調來軍隊鎮壓台灣人民的二·二八蜂起。但，我還蒙在鼓裡，對形勢的變化毫無準備。正在此時，林安雄同學急急忙忙來通知我，說國民黨軍隊已在基隆登陸開始鎮壓，辛志平校長顧及我的安全囑我到他家躲藏。當夜，我即去到辛志平校長家，他說，這次暴動你救了我全家，我很感謝你，你現在有危險我應該相助。我把你看成我的兄弟，你可在此處暫避一個時期。他把我安置在後面一棟鄭主任家裡，鄭主任告訴我，暴動期間牧師的兒子把他全家接至新竹長老教會的教堂保護起來，所以安全地渡過了這次暴動。在國民黨軍隊對台灣人民施行大屠殺的黑暗日子裡，我就在辛志平校長和鄭主任的保護下躲過了殺身之禍。大屠殺過後，我仍被通緝，因此在辛志平校長和鄭主任的幫助下，扮

成小商販，藉著新竹中學復課的那一天清晨離開了新竹。鄭主任親自把我送至車站，南來北上的火車進站，許多來上學的校友從列車尾部車廂下車，我則踏上靠近車頭的車廂，當火車徐徐開動時我目送鄭主任和同學的背影離開了故鄉。我在台北二哥家住了個把月。在此期間，國民黨暫時放下屠刀改取懷柔政策。台灣形勢重新趨於穩定。據此，辛志平校長特地派鄭主任來台北叫我回校讀書，鄭主任為找到我二哥家連腳都磨起了泡，實在令我感動。在他的催促下，我自台北回到新竹中學繼續我的學業。當我出現在班上時，同學們都用驚奇的目光望著我，同學們既驚喜，他們給我開玩笑說，我們以為你已經不在人世了。但好景不常，國民黨駐新竹市的憲兵隊即傳訊扣押我，傳訊中我堅持說，我只參加了清算貪官污吏的活動，並未殃及無辜。辛志平校長出面力保，因此憲兵隊即把我釋放了。』

躬親經歷此一事件的竹中元老彭商育老師，於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應聘來竹任教後，即擔任舍監管理「學寮」（學生宿舍），他在〈一個園丁的自述〉文中寫道：

『記得「二二八事件」時，校外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本校同仁連校長在內，都來宿舍避難。於是，住宿生自動組織起來，負責站崗、通報、補給、安全等任務，以維護老師們的生活安定與生命安全，這實在是難能可貴。』¹⁸

二二八事件時，新竹中學在東門街校長公館與十八尖山下學寮兩個現場之間，距離不到二公里的東山街木麻黃大道上，留下了師生患難相挺的感人足跡。

二二八事件終因國軍增援部隊陸續到達而被控制住，惟戰後的台灣，百廢待舉，學校師資斷層、教材匱乏，國書儀器設備不足，台語、日語、國語的流通有待磨合，教育政策、學校制度，需重新釐訂，戰爭末期被徵用的學生荒廢課業嚴重，亟待彌補等等，問題重重，幸好辛志平校長年富力強，率領全校師生員工胼手胝足，克服種種困難，終於使學校運作很快步上正軌。

在清幽寧靜、英才薈萃的十八尖山山麓，辛校長親擬了新竹中學校歌：

『美哉吾校，矗立塹上，巍巍黉舍，濟濟廣場，莘莘學子，來自四方，鍛鍊體魄、氣宇軒昂，砥礪德智，蔚為國光，三育並進，毋怠毋荒。』

¹⁸ 竹嶺校刊，第17期，頁36。

曲譜則向音樂教師公開徵求，當時本校音樂老師蘇森墉及音樂家黃友棣各寫了一首，為在二者中擇一，辛校長經蘇老師告知高一學生黃崑巖所組織的竹中合唱團練唱，等一切就緒後在週會向全校學生演唱，再舉行公開投票決定其一。¹⁹結果蘇森墉老師譜的曲子莊嚴隆重，獲得最高票，成為第一校歌；黃友棣教授譜的曲子活潑輕快，適合行進間的隊伍歌唱，成為第二校歌。這是竹中校園民主的一段註腳。

辛校長又手訂「誠、慧、健、毅」（最初是「誠慧健樸」）為竹中校訓，以培養「竹中精神」，他說：

『竹中的校訓為「誠·慧·健·毅」四字。「誠」，就是誠實不欺，中國古人早有「不誠無物」之訓；亦即西洋所謂"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之意，「慧」是智慧，亦即蘇格拉底的Wisdom，意即中國古人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健」是健康，包括生理與心理的健康，所以他們的體育，不重奪取金牌，而在獲得健康；他們對人對事，都要求問心無愧，以求心安；「毅」是篤行之意，亦即有始有終，貫徹到底之意。』²⁰

「誠慧健毅」的校訓，詞簡意賅，與日據時代竹中「質實真摯剛健」的校訓也多有交集，都是竹中自創校以來力行三育並進教育理念的精神指標。

勤耘竹中校園

竹中校地於光復接收時為八甲餘，使用十年之後，再添購一甲二分，達十甲之譜（約合一百四十華畝），校區遼闊，沿十八尖山山麓盡是灌木、喬木錯落，長草蔓衍，加上戰爭期間在後山留下的坑坑洞洞—防空壕（散兵壕）、穿越校園的排水溝、大小石子裸露的大操場等，環境的清理、維護，頗費周章，辛志平校長乃帶領學生挽起衣袖褲管，肩荷鋤頭、竹掃把，手握鐮刀帶畚箕，拔草、填土、撿石子、清水溝，什麼都做。這項讓每位校友印象深刻的勞動服務，是早期課程標準內

¹⁹黃崑巖所寫〈教育者辛志平校長〉一文末段。

²⁰竹中校刊會刊23與24期全刊，頁27，〈愛心的故事〉一文。

的一項科目，最初名稱是「勞作」，台灣光復初期，曾一度將「勞作」課「改授國文」，意在加強國語文教育，四十一年起開始改為「生產訓練及勞動服務」，而將原「勞作」課程併入實施。²¹民國四十四年五月教育部訂定公佈的「中學課程標準總綱」



圖十：東山下新生勞動服務

則訂名為「勞作（及勞動生產）」，一直到民國五十一年修訂「中學課程標準總綱」，取消「勞作」課程，改為「工藝（女生家事）」，「勞動服務」才在課程表上走入歷史，但在辛校長主政下的新竹中學，仍然安排高一各班每週上一小時「勞動服務」，只是沒有列入教學時數內，由校長、事務主任、庶務組長或訓育組長等人輪流帶課，當然都是不支鐘點費的義務工作，行之有年，直到辛校長退休後才喊停。

81

民國四十一年唸高一的林建昌（第八屆）校友，追憶當年以勞動服務搬石頭建克難網球場的往事，仍難掩其興奮之情：

『當時雖然我們的網球隊還沒在全省得過名次，但全校網球風氣之盛，可說有史以來沒得相比的。校長不但對網球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且看到學生對網球有那麼大的興趣，他決定把操場的第一個籃球場改為網球場。當時的球場都是泥土地，要改成水泥場經費不小。他自己想出一個主意來，就是全校師生每週一次的勞動課，都到後山「尋寶」搬石頭。如果現在十八尖山看不到一塊大石頭，那是因為三十幾年前被我們搬光了。可是搬了一兩個月，山上石頭光了，但數量還不夠全場所需地基的一半。幸好當時有位學生的家長自願負責供應卡車，由我們學生到頭前溪搬石

21 詳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國四十一年頒發的「台灣省各級學校課程調整辦法綱要」。

頭，不到幾躺，球場的石頭夠了。不久之後，我們的克難網球場終於造成了。對我們網球隊來說這真是太好了。當時辛校長很驕傲的說，我們能無中生有，刻苦耐勞，我們的網球隊更需加油了。』²²

從光復後一直到民國六十年代初葉，每位考上新竹中學的新鮮人都要接受勞動服務的洗禮（圖十）。學校照例安排一週的新生訓練，除由校長講解竹中校史、校訓，習唱校歌、書寫自傳，聽取修學指導之外，壓軸課程就是每天放學前的整理環境工作，除草、搬土、清掃教室及實驗室等，都要新生分工去做。筆者經初一（民國四十一年）、高一（民國四十四年）兩次新生訓練的磨練，數年後接受預備軍官入伍訓練及分科教育時，都能派上用場，特別是在鳳山步兵學校，頂著炎夏烈日，出公差整地割草及戰鬥訓練場上練習匍匐前進，都能通過嚴苛的步兵訓練考驗，真要感謝在母校的訓練惠我良多。

駟步十八尖山

日據時期開始實施的團體越野跑步（時稱「團體駟（驅）步」），考驗著竹中人的體力、耐力、毅力，饒富教育意義，辛志平校長接掌竹中後，繼續實施，一方面作為體育競賽項目——即「越野賽跑」，同時也列入體育科成績考查項目之一，不及格者要補考——重跑，還在正式比賽前一個月左右，利用朝會時間練習跑操場數圈，逐漸增加圈數距離，最後才在第一學期期末正式比賽，年年如此，成為竹中人的「全民運動」。跑步路線則歷經多次的調整，最後採取跑十八尖山的路線，一直到現在。從出現在各屆校友的懷舊文章中，可以看出歷屆越野賽跑路線的演變。

舊制第一回的劉肇芳老學長說：「長距離馬拉松賽跑從學校跑到神社（現在成德中學下的靖廬）也是每年都要跑的。一年級時從公學校起跑，二年級以後學校遷到新竹女中，就從東門城起跑，五年級時學校又遷到十八尖山下，就從東山街校門口起跑。」²³

22 校友會刊第6期，頁81，〈東山之光—竹中生活的回憶〉。

23 前引校友會刊第3期，頁25。

舊制第十二回校友中屋主計在“薪火相傳話竹中”一文中說：

『秋季越野賽跑時，全校學生列隊在草場上，一聲令下齊奔出校門的情景，至今難忘。穿過兩旁種著木麻黃的東山街，繞過氣象台旁的紅木斜坡，經花園町越過鐵路平交道（今已改為天橋及地下道），朝東門城再折往有樂館（今之國民戲院），從州廳前再經過法院，右彎經水田街第二公學校（今之北門國小）前轉入旭町（今之東大路），由知事官舍（今之縣長公館），東門國小及女中旁再度越過鐵路平交道，直奔回母校』²⁴

舊制第二十一回的范秉肇學長見證了「團體駢（驅）步」，就是繞山一週：每週六第四節，學生穿制服、打綁腿，由老師帶隊，高年級在前，低年級跟隨在後，各班成四路縱隊，以相同速度，由現在的博愛街新竹商校旁跑上十八尖山，再從寶山路、食品路回校，這條路線也成為現今竹中越野賽跑的路線。

光復後第六屆的王興宗校友接受訪問時說：

『我參加過越野賽跑，從這裡到南寮，來回五千公尺，我都跑過，這目的就是訓練你的體力；如果沒有一個好的身體，恐怕做什麼事都非常辛苦。』²⁵

83

第九屆呂祖唐校友在〈竹中憶舊〉一文中寫道：

每年冬季都舉辦一次全校性的越野賽跑，當起跑槍響起時，我們同學從校門口一湧而上，個個奮勇爭先，場面極為壯觀。我們一口氣跑到光復路的中途折還點，拿到號碼牌才放慢腳步稍作喘息。當時的光復路車少人稀，我們這一群少爺兵的到來，頓時引起路人圍觀加油，也給這條馬路帶來一陣熱鬧，好不神氣！

越野賽回程的路，是耐力的考驗。當時的東山街並不寬廣，也沒有鋪設柏油，跑起來頗為費力。還好兩旁種著高聳的行道樹（現在因拓寬馬路均遭砍除），雖有點單調，卻有遮蔽陽光的作用，尤其一陣清風吹來，沙沙作響，平添無限詩

24 竹嶺校刊十七期，頁14。

25 竹嶺校刊第23期，頁64，〈均衡發展追求理想〉一文。

意，讓我們忘卻不少疲勞困頓。當我們快跑完東山街接近校門口是一段陡坡，雖僅百公尺之遙，跑起來會使人氣喘如牛舉步惟艱，確實需有一番耐力和毅力才能竟其全功。跑完比賽後，同學們三五成群有的坐在大榕樹下有的在操場邊的大樹下，閒談自己的戰果；一面喝著學校為我們準備的白開水，覺得如同甘露，特別甘美可口，心中覺得好像打贏了一場勝仗，非常輕鬆愉快。²⁶

同是第九屆的洪鎌德校友也提到「跑過全長六公里的馬拉松」一語。²⁷

第十二屆校友王思昆在“回首竹中六年”一文中寫道：

『每年冬天的越野賽跑，是一大盛事。前一個月就已開始跑操場，跑東山街，逐漸加長距離。正式比賽那天，或則由校門口下去到公園路轉往東勢，或由南大路到新竹師範，在路上跑得意氣飛揚，回到校中頗有點凱歌歸來的成就感。』²⁸

第十四屆校友張系國跑得最絕，他自述：

『也許因為辛校長當年是運動健將，才會嚴格要求學生游泳、跑越野賽跑。游泳我不怕，至少浮起來不成問題。越野賽跑卻是我的大敵，每年都千方百計想辦法逃避，總是不成功。有一年最慘，堂堂跑最後一名，而且跟前一名足足差了半小時。兩位教官騎腳踏車護送我，給我打氣。遠遠就看見辛校長雙手叉腰站在校門口等待。我氣喘如牛半走半跑回到學校，快到校長身旁時，便加足馬力，以百米衝刺的姿態進入校門。校長原本嚴肅的面容，也給我逗笑了。很多年後，他提起來還說：「張系國跑越野賽跑啊，我們都替他擔心！」²⁹

同屬第十四屆的葉啓政校友也是戰戰兢兢地過了越野賽跑這一關：

『在竹中念書，令我膽戰心驚的還有一年一度的越野賽跑。在正式比賽前一個月左右，校方就利用早上朝會與第一堂課的時間，帶學生跑操場數圈或沿十八尖山

26 校友會刊第19.20期合刊，頁55。

27 校友會刊第19.20期合刊，頁61。

28 竹嶺校刊23期，頁38。

29 《辛校長志平先生追思錄》，頁91，〈老校長〉一文。

的山路跑步，以培養體力。當的越野賽跑是按身高與體重分級。我個子高，初一跑的是最低一級，四千公尺，初二就進級到五千公尺，到初三，又進到六千公尺。這樣子，連跑了四年六千公尺。初一剛進去時，內心十分害怕。總覺得四千公尺是段十分漫長的距離，一直擔心跑不完，中途就倒下去，或是規定的時間內跑不完，又得重跑。說真的，心中壓力著實很大。』³⁰

民國六十年畢業（第廿四屆）的王震邦校友回憶：

『冬天還有越野賽，先是全校繞著操場跑，接著跑後山，學校後面就是新竹十八尖山，到正式比賽，少有跑不全程的同學。』³¹

目為廿四屆的潘震澤校友道出同樣的經驗：

『像越野賽跑在每年秋季舉行，從高一到高三除了殘障帶病者一律都參加，按年級距離有所不同。每次比賽前一個月，早晨朝會升旗畢，便由體育老師帶領由短距離練起，大抵是出校門從東山街繞孔廟一圈而回，正式比賽的場地則是走學校後面十八尖山的環山公路。讀者可以想像每天清晨七點半，兩千多名的學生奔馳而出的壯觀景象，真是開「早安晨跑」的風氣之先了。』³²

第廿六屆（民國六十二年畢業）的孔維勤校友回味著竹中生活說：

記得每次越野賽跑，一大群同學在操場上集合，一聲槍響，烏鴉鴉的同學往校門衝，經過市郊，進入十八尖山的山



圖十一：越野賽跑開跑，齊奔十八尖山

30《辛志平校長紀念文集》，頁69，〈憶辛志平故校長的教育理想〉

31竹嶺校刊17期，頁60〈一代興學典範—悼前校長辛志平〉。

32校友會刊第6期，頁98，〈憶竹中—獻給老校長辛志平先生〉。

道，到山道上同學已經錯錯落落了，意志力的考驗很快的決定快慢。尤其到最後衝刺的時候，搶前幾名的一馬當先。若等到校門口的紅旗一放下，還沒跑回終點的同學就決定補考再來一次的命運，新竹中學的越野賽跑，規模之大，場面之隆重，這又是它維持校風的傳統之一。每一位經過三關的同學，雖然跑在十八尖山迂迴起伏的山路上那麼辛苦，當辛苦化為汗珠，化為回憶，在別人面前，又有一番可說的往事了。³³（圖十一）

民國六十四年二月一日，辛志平校長屆齡退休，每年初冬由校長在操場親自督陣越野起跑的畫面，乃成為絕唱。

竹中人戀東山

新竹中學在尚未砌起後校園圍牆的年代，十八尖山與學校連成一氣，十八尖山成為竹中的後園，許多竹中人都曾在此自由自在地活動過。

第十二屆校友王思昆在〈回味無窮的竹中六年〉一文中寫道：

『民國四十二年到四十八年的台灣仍是農業社會，校區環境是一片渾璞自然。後面常綠的大八尖山，充斥著野生的相思林及雜樹，校門前筆直的大道，兩旁是高大的木麻黃和油加里樹，宏偉美觀兼而有之。學校地勢高，一眼望下去，除了東山里一些住戶外，就是稻田、水渠和疏疏落落的農家；視野遼闊，令人心胸自然寬大。少年人坐不住，課間休息在校園嬉戲，中午到後山上玩，有時一口氣跑到山頂的小亭子上，一夥人天南地北地隨意發揮，充滿了豪情或閒情，自己覺得挺有詩意。……』

鬱鬱蒼蒼的後山實在是個好去處。童軍課的炊事實習、露營、斥埃，都可就近舉行，中午和課間的遊戲，更不用說。挖掘防空壕是勞動服務課的經常工作，不時出土的骨骸令我們心裡發毛。軍訓課的打靶只要稍走幾步，到本校和省商中間那些三不管的地帶就行了。』³⁴

33《辛校長志平先生追思錄》，頁61.62〈在新竹中學的時候〉。

34 校友會刊26期，頁58.59，〈回味無窮的竹中六年〉。

同為十二屆的呂溪木校友也道出類似的感受：

『後山很大，隨時都可以去。有時可以睡午覺，也可以和隔壁商校同學聊聊天，讓你幾乎感覺不到有什麼升學壓力。』³⁵

與李遠哲同年考上竹中初中部的傅祖慶校友，回顧他的年少輕狂：『六年時，因不甘親友們的不斷嘲笑，才發奮用功，以考上省立竹中為最大希望和目標。老天不負苦心人，果然幸運地考上竹中。當時內心感到無比的歡樂和榮幸，以為天就此太平，萬事ok，過去的「玩癮」也隨之發作，因此每天中午及降旗後，不是在操場上打球或校園裡爬樹，就是在後山（十八尖山）遊玩，經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因此校園內幾乎每棵大樹都有我的腳印，連那棵樹上有何種鳥巢？那棵橄欖樹的結果狀況較佳？都一清二楚。所以一年下來成績單上多是紅字，本來國小和初一都與李遠哲同班的我，不幸就此結束了和他同學之緣。要好的玩伴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一留級，但他們大多轉學他校，我則堅持到底。』³⁶

87

與李遠哲同屆畢業（第八屆）的林建昌校友回憶高三生活：

『當年我們上課的時間，也是每週三十幾小時，包括美術、音樂、體育、勞務、軍訓（或童軍），還有兩堂「自習」課。我們可以自由用來討論班上各項活動（如選舉班長，或各種活動代表之類的），也可用來「自修」功課。只要不妨礙別人上課，我們甚至可以集體活動到後山分組自習功課，有人趁機散步到古奇峰，只要能按時回來參加降旗典禮就行了。』³⁷

筆者同屆（高中十一屆）同學范文馨在竹中畢業四十年之後，寫了一篇“新竹十八尖山係我家”，追懷東山下的母校與辛志平校長，部分精華內容轉錄如下：³⁸

35 竹嶺校刊24期，頁58。

36 校友會刊19.20期合刊，頁34，〈竹中精神四十年感言〉

37 林建昌〈辦學校不能誤人子弟，貽害國家一五十年前新竹中學的一些回憶〉頁4.5。

38 校友會刊23.24期合刊，頁73至76。

『讓我朗誦一首我的七言「現代」詩，來表現「家在新竹十八尖山上」的情懷：

新竹十八尖山上
智慧慈光照十方
平和子弟集一堂
練武學文同參道
竹中空直誠毅滿
衷心行健志氣揚
得道善舞廣含藏
福慧圓滿海無量

這首詩要獻給辛校長志平先生一人人詠讚的明師之師。這首詩有八句，每句頭一字連起來唸就是：「辛志平戀竹中得福。」真的呀，因為辛志平一生一世戀愛著竹中，所以千千萬萬竹中子弟，人人得福。

新竹十八尖山上，係「智慧慈光照十方」的地方，係我等竹中子弟美麗的家鄉。我等平淨和合的竹中子弟，因緣集會在這座廣大無邊的課堂，共同練武一體育，共同學文一智育，共同參道一德育。我等竹中子弟，正係新竹典範：新竹筍筍皆正直，竹中子弟人人頂天立地，不屈不撓；竹子中空，竹中子弟虛懷若谷，心中充滿正直、真誠和堅毅。竹中子弟，人人衷心領會、身體力行「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正道，所以人人志氣昂揚。

新竹十八尖山上，竹中子弟得天地無上之正道。竹中子弟含藏深廣智慧，誠如得道善舞的舞者，將此天地無上之正道，揮舞表現，普渡眾生。所以竹中子弟，人人福慧圓滿，像海水一樣無法斗量。

新竹十八尖山上，辛校長志平先生，一生一世傳授「竹中精神」這個含藏深廣的天地無上正道：竹中子弟，人人皆係平和子弟，人人皆清淨、安詳、有理性，凡事「理得」而「心安」，不因失敗而氣餒，不因成功而驕傲。竹中子弟，人人皆

了解人生有漫長的路要走(It is a long way to go.)，要規規矩矩地走（考試不作弊，就是一生的修練）腳踏實地，一步一痕，絕對不投機取巧。竹中子弟相信「心誠則靈」、「精誠所至，金石為開」(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的道理，從考試不作弊開始，一生一世，正直真誠。竹中子弟，先練武—「鍛鍊體魄，氣宇軒揚」再學文同參道—「砥礪德智」，因此，智慧慈光照十方—「蔚為國光」。文以載道、武有武道，辛校長傳授竹中子弟的武道很簡單：體育使人身心健康。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同等重要，要為健康、為學業（亦即學文），而鍛鍊體魄，「不為金牌而犧牲健康」、「不為金牌而犧牲學業」。總講一句：辛志平校長傳授的「竹中精神」就是「三育並進」—練武學文同參道，就是「勿怠勿荒」—衷心行健志氣揚、得道善舞廣含藏。竹中子弟不結「狐群狗黨」，但係「平和子弟集一堂」；竹中子弟不係「長袖」善舞求虛名，而係「得道」善舞廣含藏。因此上，竹中子弟，人人「智慧慈光照十方」，人人「福慧圓滿海無量」。

廣大無邊的課堂：無界無限的竹中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我等竹中畢業四十年的竹中子弟們，從八仙山修練後，轉來新竹。竹中子弟和昔日師長們歡聚一堂，共享午宴之後，大家來到竹中校園舊地重遊，拍照留念。首先來到「鍛鍊體魄、氣宇軒揚」的大操場，林彰彩學兄正志氣昂揚地向林嫂介紹：當年在這大操場上踢足球的豪情。

「我們讀新竹中學時節」我插嘴對林嫂講，「我們體育運動風氣很盛，所以這個大操場還不夠我們用，我們還常常到我們的第二操場踢足球，……。」

「你知道嗎？竹中第二操場就在竹中校園東邊，經過一口池塘，一條水溝，再過去就到了」，我繼續講，「其實，那是省立新竹商校的操場，我們一直以為真的是竹中的第二操場！一直到大學畢業，當了老師了，在大學聯招時節，在省立新竹商校監考，才發現我們的第二操場竟然在新竹商校的圍牆內！」

「可見你們竹中同學有多糊塗！」林嫂講。

「不糊塗啊！」我理直氣壯講，「竹中無疆界，竹中同學到那裡，就在那裡發揮竹中精神，那裡就是竹中校園！……」

「不對，不對！你怎麼沒有物權觀念？」林嫂講，「你大概不是讀法學院的！」

我讀文學院，難怪我很天真、我很浪漫，可是我難得糊塗！要講糊塗嘛……，到了竹中畢業四十週年的今天，我心裡仍然存在著竹中第二操場。竹中高二時節，我們高二乙班就曾利用星期六下午，在竹中第二操場，舉行全班運動會，有徑賽、有田賽，項目之多，規模之大，不遜於全校運動會。就在今天，心中一直唸著，「當年的竹中第二操場，如今被築了一道圍牆，圍到新竹商校那邊去了，假如不築圍牆……。」

假使真是糊塗，我真的很糊塗，我甚至於一直認為縣立體育場（今日市立體育場）是竹中第三操場，好大！好大！四十多年前，每當十月小陽春時節，是我們竹中子弟的陸上運動季。在舉行正式運動會之前，有好幾個星期的期間，常常可以看到竹中青年子弟，光頭光腳，白背心黑短褲，在縣立體育場練跑、練跳！那時節的縣立體育場，很美麗、很開放，練武的人—愛好體育運動的人—可以來去自如、自由自在地練！那時節的縣立體育場，沒有被鋼筋水泥牆圍繞，它的看台是人工用泥土築成的梯形山丘，每階梯都種有茂盛的黑松，練跑練跳練累了，躺在松樹下的草皮上，看人家練，多自在啊！如今它被圍在鋼筋水泥牆內，不能自由進出！

竹中大道場：十八尖山正中央

經過四十多年的「修行」，我大徹大悟，我逢人便講：「新竹十八尖山係我家！」就像阿基米德從浴缸跳起來，奔走街上，大喊「分曉！分曉！eureka！eureka！」那樣歡喜！」

東山之光傳奇

十八尖山之麓，確是修文練武的好地方，沒有圍牆的校園，讓竹中人更懂得自尊自重、自律自制，人人自動自發地潛心進德修業，運動、課業平衡發展，德、智、體三育都有優異的表現，陶冶出許多人才，例如第八屆林建昌校友提到他們的高三甲班：

『我們在畢業前很自信而驕傲的自稱為「東山之光」，我們竹中有史以來獲得第一次全省網球賽的冠軍；我們畢業四十九個人出了東山街校門後百分之百走進大學之門。畢業後三十二年的今天，我們不敢說每個人在事業上都出人頭地，但我相信一班之中出了五個醫生，十七個博士，還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李遠哲），實在並不簡單。』³⁹

晚二屆的第十屆參加台灣教育史上唯獨一次的「高中畢業會考」，一舉贏得全部學科總成績平均的第一名及數學科單科總分平均的第一名，成績亮麗，該屆（民國四十六年）的大學入學率也達97%，與第十一屆升學率98.7%，第十二屆升學率98.2%，交相輝映。⁴⁰以上種種優異成績，寫下一頁「竹中傳奇」。

世事興替常難免「衰颯的景象，就在盛滿中」（《菜根譚》所言），民國四十、五十年代兩次學制的變動，隱隱牽動竹中的教育生態。

民國四十五學年度起，新竹縣奉令試辦「國校畢業生免試升學初中方案」，竹中即停招初中學生，至四十七年秋，已全無初中班級。四十八免試升學停辦，惟竹中奉令仍不招收初中學生，以貫徹「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之政策。⁴¹高中班級數由原來每年級三班擴增為七班（全校共二十一班），其後又因應人口的增加，逐年增班，至五十六學年度，全校班級數達四十四班，而學生在竹中校園從原先涵泳六年縮減為三年，教化功能自亦減弱，桃竹苗地區的優秀學生不少轉移到台中或台北升學，學生素質不免受到影響。

民國五十七學年度起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台灣省的省立中學初中部才全面停招新生（註：這是在竹中停招初中部的十二年之後），縣市立中學高中部（含分部、分班）移交省辦，本校接收原新竹縣立一中暨其新埔分班高中班級十班，全校班級急遽擴充至五十四班，學生數達到二千六百餘人。

『因班級增加太快，教室教具頓感不夠用。教師增聘太多，人手生疏；職員、

39 校友會刊6期，頁72，林建昌〈東山之光—竹中生活的回憶〉。

40 竹嶺校刊23期，頁4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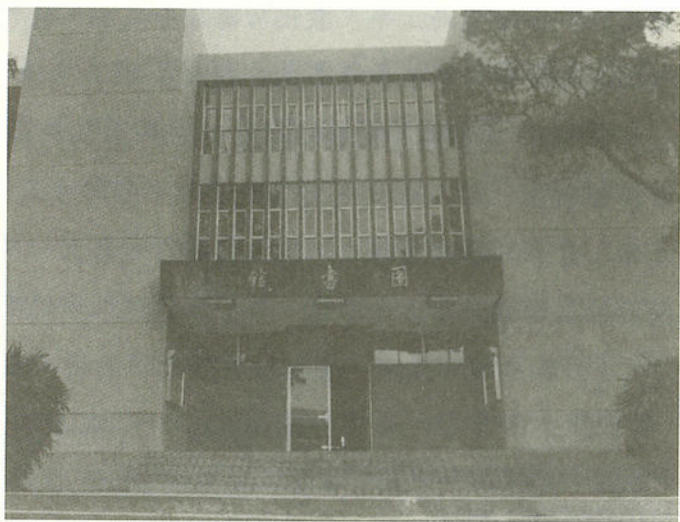
41 校友會刊26期，頁4，辛志平撰〈本校的回顧與前瞻〉。

工友則不增加，工作繁重。尤其是接收縣中學生，素質不齊，程度低劣，難予管教。一切教學活動與生活管理，處處捉襟見肘，不易應付，無形中影響學校行政、教學水準。同時辛校長主持校務，已二十三年，不料年來工作愈來愈煩瑣，覺得有點心寒意冷。又以年近花甲，瞬屆退休，似乎身體衰老、心力交瘁，雖力求振作精神，意欲維持現狀，然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六年，本校已不如過去的充滿蓬勃氣象。』⁴²

竹中最資深的元老彭商育老師如是分析，感慨良多，他稱辛志平校長主政的末期為竹中的「挫折時期」。

當竹中招收新生因量增而質降之後，教學困境如影隨形而來，辛校長原本力拒「不考不教」的升學功利主義而堅持正常教學的理念，逐漸受到一些家長與學生的質疑（甚至少數教師也質疑），遵照課程標準教學的音樂、美術、體育等藝能科反被家長批評為嚴苛，是妨礙升學準備的「石頭」，游泳、長跑的體育項目也嚇走了一些人，使這些家長學生望竹中而卻步，學生來源漸次質變，升學情況難以擺脫低迷的窘狀，造成惡性循環，早期竹中的光環乃漸漸褪色，「竹中傳奇」漸漸隱入歷史的記憶之中，而辛志平校長也在民國六十四年二月一日屆齡退休了。

在未能獲得台灣省教育廳經費補助的情況下，辛校長在臨退休前二年，發動勸募圖書館興建基金，而於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圖書館落成，地點就在緊鄰十八尖山的後山校園深處，日據「記念庭園」的一部分空間，辛校長親筆題上「圖書館」三字（圖十二），但未具名落款，蒼勁的筆蹟，蘊涵辛校長校園規劃的宿願，他認為幽靜的東山山麓是沈潛學海的最佳場所。



圖十二：東山下幽靜的圖書館

⁴²校友會刊第6期，頁12，彭商育〈竹中回顧〉一文。

退休十年之後辛校長與世長辭，竹中校友無限懷念，以葉榮嘉為首的十三屆校友乃集資整建「辛園」於圖書館之旁樹林內，泐石刻上“辛故校長志平先生行述”，為之銘曰：

「東山鍾靈 竹塹毓秀 春風化雨 師道揚麻 陶鑄多士 邦國是道 辛公風範 足式千秋」

圍牆築新校園

史振鼎校長於六十四年二月一日接掌校政後，充分把握「十大建設」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發揮其良好的公共關係能力，為學校爭取可觀的建設經費，到任二年，即在前校園坡地上興建至善樓（三層）一幢，隔三年，拆除舊第二、三棟平房教室改建明德樓（三層）；分段完成環校水泥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在新竹商職界牆旁新建視聽教育館（三層）一幢，堪稱大手筆。

『後來興建學校前後圍牆，校門亦重加設計改造，本校面貌，煥然一新。其時至善樓，巍巍乎如鶴立雞群，登其顛，極目遠眺，海天一色；俯視風城，一覽無遺。樓前寶藍方形大理石柱，結構巧妙，壯麗雄偉。斯樓之建，實可窺主政者，其所懷雄心壯志之一斑。』⁴³

竹中終於有了圍牆，此時後山記念庭園矗立三十餘年的記念碑（記念創立二十周年）悄悄地失蹤了；學校後方的大自由車場也在民國六十六年由政府闢建啓用了；校前東山街兩旁的木麻黃也遭政府砍除改建為柏油（水泥）大道，竹中早期幽深的校門前通徑不見了，一些「回娘家」的校友觸景不禁悵然。

『今日竹中，校舍堂皇壯觀，自非當年可比，然當年竹中肅穆幽靜，處處垂蔭。東山街兩旁松杉搖曳，松果滿地，四周稻浪翻滾，遠處田野瓦舍，小橋流水，近黃昏可遠眺風城之燈火闌珊，這種情調早已不再矣。』⁴⁴

『我走出那不知何時築起的校門，回頭再望一眼，心裡升起一絲悵然，畢竟母

43 校友會刊6期，頁14，彭商育老師撰〈竹中回顧〉文。

44 校友會刊6期，頁67，林柏燕〈五〇年代風城竹中〉文。

校今昔已有很多不同；』⁴⁵

『三十多年前，每個上學日子的清晨 在新竹火車站前廣場上，可以看到新竹中學通學生的隊伍，輕快地朝竹中進發！這支隊伍走過中華路，向右轉九十度彎，穿過平交道，就走近一座小山頭，山坡下有一大片蓮花池，山左是憲兵隊，山右是空軍部隊。當年只聽人家說：這座蓮花池叫做麗池，這座山叫做中山公園。如今想來，這真正就是竹中大道場的山門所在地！是竹中大道場的無形山門！上坡過了這道山門，通學生隊伍就走在兩旁有木麻黃樹高聳蔽空的筆直柏油路上，路邊一片綠野平疇，田間小溪淨水，輕輕奏著美麗動聽的天樂，不知不覺地隊伍就來到了竹中一美麗的樂園，讀書的好所在！這條竹中大道場的路，俗名叫做東山街，如今拓寬了，但是兩旁的高樓大廈，永遠取代不了麻黃樹高聳蔽空的美麗和莊嚴。』⁴⁶

真的，竹中校園內的建物一幢幢增加，竹中的原始純樸風貌越來越模糊了；在校生偶爾聽到早期校友們在田徑場上、游泳池畔及聯考競技場上的神勇事蹟，會覺得那年代是離他們越來越遠了，他們輾轉聽到「竹中傳奇」的點點滴滴，很想見賢思齊，卻驚覺自己的擔子是那麼的重，不免深深感嘆。

『建構一座山堡，風化的緣故，山堡會逐漸龜裂剝蝕，然而它所象徵的精神意念卻永不消逝。我們是如此摯愛自己的城堡，所以要為她憑添更多更完美的故事』⁴⁷

是的，當「美哉吾校 矗立塹上……」的校歌聲響起，竹中人都會想起那十八尖山下的難忘時光，以及一頁頁的個人私密故事。

校 歌

李友平詞
林建昌曲

美哉吾校，矗立塹上，巍巍聳雲，洋洋廣場，
莘莘學子，來自四方，經緯體魄，氣宇軒昂，
砥礪德智，蔚為國光，三有並進，毋忘毋荒。

45 校友會刊6期，頁89，林建昌〈東山之光—竹中生活的回憶〉文。

46 校友會刊6期，頁95.96，范文馨〈一期一會唸竹中〉文。

47 校友會刊23期，頁78。